尖陽叢筆

尖陽叢筆卷之七

海寧　吳騫　槎客

武林鳳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擊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称秦岳石見續南華

高麗試士二場有律詩五首故士多能吟咏見李頴航海說

予于武林得漢獸勝錢一枚通長五寸七分廣一寸八分重三兩五錢上有一龍一馬下如圭鋑空若符篆者兩面隱起粟文與博古圖所載第四品胳合博古圖以爲漢武帝作而陸賈夫曰或言是夏龍馬幣此錢龍首微折疑是錢塘莫雲卿舊藏物昔厲樊榭嘗偕張袓望經孫同觀載于東城雜記雲卿名如京文

雅好事毛稚黄贈詩有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之句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博覽工詩為雲間陳眉公董思白所賞明末隱居里巷為醫自給嘗歲暮誡子弟曰家足過年之用座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庸俗斯語誠可書置座右杭人至今猶稱張卿去聲子巷

古人招魂而葬皆不作棺槨但以衣冠入壙盖忍滋秉者之感也其法起於黄帝

錢塘黄松官濟南新拓郭巨墓石室碑圖刊列人物與武梁祠像相似予常見二幅盖尚未全其高約三尺上廣二尺有餘下廣五尺形類覆斗臚列人物舟車駝馬禽獸諸形左方有隸書數

行多漫滅惟四月廿四日字可辨右方有隷書安吉二字按書畫譜據金石録謂巨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據金石録謂此圖似是後漢時人所為然予觀圖中人所執戈形皆以援刃向上與後世之誤作考工記圖治氏為戈相同恐非東漢人所為又攷王存九域志東平有郭巨墳顏昌有郭巨冢汾州有郭巨墓黄所拓究不知何處者趙禄生茂才謂是隴東王孝感記實非郭巨墓碑

載驅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孔頴達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圛故

鄭依賈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竊按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孔氏乃言今文作圛明與鄭意相違蓋由古文尚書失傳孔氏信僞古文爲真故強爲此說耳

華陽國志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韋按傳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紛焉獨未及屈原之七諫

古人字取表德大抵嘉祥是尚後世乃有別號則惟意所之或故求奇別錢塘丁處士敬字敬身博攷金石通六書尤工篆刻人謂有斬丁截鐵之致因自號鈍丁晚境頗迍蹇後人俱不振且

多無後鈍丁之称若為之讖者昔王川子生子名添丁及以王涯事下獄竟受獄卒添丁之禍曹爽從司馬懿乞厌丁即日令自盡張洪靖節度節度盧龍叅佐常雅輩詬責將士曰爾輩挽两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雅何丁之不利于人也如是

復社姓氏

太倉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顧夢麟　管士琬　王瑞圖　張達孝

何南春　吳偉業　孫以敬　胡周鼒

蔡伸　張濬　張王治　周群

張源　王啟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鑑

袁良弼　朱袞　邱民瞻　許元弼

許元愷　周茂蘭　章美

長洲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掄　王寀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濂

戴之俊　盧涇材　徐籀　張芑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沈自炳　張澤　吳昌廸　張蕘

吳晉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翽（疑作翾）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芬　趙士春

王曰俞　許瑤　祝謙吉　顏琅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鑣　許棐

崑山

王志慶　陸世鎏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晉　攢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允

嘉定

朱三尚　曹　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升　沈宏祖　陳舒徵　江貞泰

松江

夏允彝　朱　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備　徐鳳彩　夏　鼎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　賓　余廷諾

顧開雍　戴度遠　徐　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李勳　吳　忻

盛仲輝　趙　俟

上海

潘　亘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鎬

潘劍錡　范鏊弧　潘尭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　叟

金山

盛翼進　杜麟琪　姜爾珠　宋與琦

陳秉教

武進

韓鍾勳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碩濬生

宜興

徐懋賢

江陰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賜　袁珍

鎮江

周鈐　王重　談兆龍　賀王醇

丹徒

周鍾　周鎔　周鉉　張明弼

史宏謨　高遇　劉國欽　周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illegible]　周而沛

周鉞

丹陽

荆艮　荆廷賓　荆廷璧　賀儒琛

盛順　賀裳　燕徽

徽州

程允晉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鼎

江靜　吴承中

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徽　萬壽祺

貴池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鑾

青陽

吳鍾　孫象壯　吳中美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救

太平

部錦　部鑛　鄒晃　部鑑

蕪湖

沈士桂

安慶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

婁左毅　方啟魯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日湖　白受蓀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啟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江都

鄭元勲　李元介　碩闡　李樞

呂尚經　梁於涘　湯允中

高郵

楊先春

興化

許同誂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受祺

合肥

程以懿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杭州

張玄　宋瑶　鄭塤　沈受震

徐郭佐　錢可　聞啟祥

錢塘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冲　馮延年

趙往麟　陸鳴鑾　陸鳴時　俞時篤

蔣　庸　嚴季榮　魏　介

海寧

沈潛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　濬　徐　翩　卓霜回　潘魯綬

徐元燦　徐永平

餘杭

碩有棐

嘉興

孫淳　陳恂　徐邠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振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

常彝　朱茂暉　包鴻逵　卜昇
吳翀　錢昌　謝澗　朱茂鳴
徐天復　周禹錫

嘉善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吳之錫　顧潛　戈用忠　支如增
郁素　夏緇　魏學洙　蔣蒔
錢繼振　錢繼禧　錢格　陳舒
劉芳　呂爲　趙韓　徐鴻祚
陸文機　舒籚　陸上澗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浗　盛漪　朱萬錡　朱萬欽

盛方涵

湖州

嚴啟隆　沈中台　閔中正　韓昌箕

盧肇階　潘基依　章年　嚴彧

沈鍾兆

歸安

沈緒奎　李令晳　陸熙運　丘志旲

陳騮　沈緒来　韓曾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顕　閔元京　鍾錦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温以介　姚延啟　黎樹聲　錢瀛選

沈倩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承寧　嚴翀

費景浣　沈光允　陶鑄　沈鈁

嚴思鏐　沈策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瑜

武康

駱宏珪　卓漢魯

安吉

潘基衍　潘基新　沈建吳

紹興

李宗　閔銘　章重　徐騰

金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藺

吳應芬　金停　袁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寧波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隱
馮湄

金華
傅嵓　葉幹　倪仁楨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南昌
劉斯陞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鏔
黃維藩　裘崇禧　黃國鎬　羅高俶

徐元朗　楊昌　章士瀌　劉斯陞
楊者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求　吳廷獻

新建

陳宏緒　鄧頎右　萬曰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搏　郝思謙
姜之祥　陳宏綸　徐應芬　徐世清
楊鳳學　梁天爵

進賢

李先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陳維恭

朱　健

豐城

胡學涑

臨川

陳際泰

章世謙

王秉乾

謝賓王

陳士鳳

熊人霖

羅萬藻

傅占衡

章宏岳

游爲光

謝廷簡

饒有致

章世純

湯大耆

邱而旭

舒嘉桂

曾　拭

陶人疇

曾亨應

湯開遠

揭重熙

湯開先

邱而祖

吳程　陳才奇　曾益　劉鍾秀

陳士驥　謝李上　封誥　郗光曙

游為龍

宜黃

徐黃

南城

吳毞　俞一經　邱時憲　吳觀之

鄭之元　姚光遠

新城

張之奇　曾汝亨　黃之香　江之望

廣昌

何三省　揭希周　劉大年　劉大常

劉大干

南豐

曾　升

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徐自寧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曷

鉛山

費兆甲　費映環

泰和

曾文饒　劉捷　龍起弘　楊嘉衍

楊學愿　蕭令甲　郭承瑚　曾世冲

蕭秉鎮　梁天爵　康榖

廬陵

趙爾圻　黄象震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鼎臣　伍以宏

永新

賀貽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新昌

李之漑　潘嘉祉　黃國琦

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陳燕翼　周之夔

董河　曾異撰　陳世濬　周恂

鄭壽　陳奎輝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許豸　卓震　齊莊

林昕　陳知章　林玭清　張綸

邰錦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清　陳垕相　林正立
李時盛
泉州
顔茂猷
興化
曾世家　徐允銈　翁顯　林尊賓
周言　黄吉
延平
羅明佐　甯永齡
汀州

马六七
一九

批吉方

裴眷清　李世熊

武昌

劉敷仁　戴塤　孟登　陳沂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

綦仕

嘉魚

任宏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惇培　易道暹　龍慣　易道三

程性學　易為瑞　易為禹　易為瑚

易為璉　瞿然　朱叔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蘄水

黄正色　馮雲路　金阮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熕　王都　俞楊魯　劉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曾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黄安

耿如志　耿如思

蘄州
張宿　邱三宗

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鶚

襄陽

歐陽化

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豐

孝感

辛昂

桃源

闕士奇

華容

張斯摶　黎志陞

廣東

黃舜年　蔡承瑚　吳道坤　王　學

黎遂球　梁志勤　鍾　新　陳士貢

陳象明　凌容勤　林佳相　莊　珩

陳衍慶　韓汝璜

河南

陳褒一　賈心明　吳從周　蔡　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覲光

山東

宋繼澄　宋瑾　王茂泰　趙士驥

宋琮　孫鳳毛　宋璜　宋瑀

宋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瀾

宋璀　楊維樌　左良輔　任夢饒

楊曇　楊泉

新城

王與夔　王袞

山西

韓霖　韓均　田二卿　陶世徵

四川

張尚韋　韋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腴

貴州

楊文驄

右張愼旃原本計之得七百人沈懋華云此當是崇正己巳復社初成尹山大會名藉次年金陵再會越二年壬申有國表之刻同社姓氏有上下二卷則皆孝廉諸生較此多數倍且皆著其表字盖復社姓氏至是始備此特其略也

夬陽叢筆卷之八

海寧 吳騫 槎客

皇甫謐高士傳摯恂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按伯陵即峻漢武時人隱居阩山人稱阩山居士恂順帝時人武帝至順帝相距僅二百餘年不應遽歷十二世唐陸龜蒙漢三高士贊謂季直是伯陵之孫又不應止隔一世疑兩說均不無譌舛當更攷之

昔人論鬱金有二種鬱金香出罽賓國色正黃若蓮花可以香酒古所謂鬱鬯者蓋以此其一川廣產者形類薑即藥中所用也頃世醫言鬱金無真藥估多以薑黃贗之則殊不然曰觀山人嘗辨之曰天下偽之亂真也久矣即以醫論一藥之投生人

殺人其間不容以寸可不慎哉予行蜀道所過草藹無非良藥世多有故勿論獨于鬱金附子著為辯之其似是而非也按本草列薑黃為一種鬱金為一種曰薑黃葉青綠似紅蕉而小盤屈黃色類生薑有節故名鬱金苗似姜黃根銳圓有橫紋如蟬腹是姜黃鬱金明屬二種矣予至蜀按譜求之所得鬱金皆小薑黃也後寓成都遇老醫細詰之老醫曰噫子固讀本草而誤者耶夫鬱金薑黃同本而異體也請劚諸土中以示子因見薑黃狀果如本草言但其根駢生如掌之有指々之有節々之內又有根如絲穿入土或二三寸或尺許所結比棗實而大過之即所謂鬱金也約薑黃在地一年則根抽漸深而鬱金之大因之

歷年久鬱金漸大而味全今人竟取小者非也其製法洗淨蒸熟烈火焙乾則色微黃縐紋如綺縠若不用火從風中候乾者色微黑其體凹凸不耐時日然而俱佳也予因知本草之誤〻分兩種尤誤于橫紋如蟬腹一語遂使鬱金不得自效其佐使而竄窃者多且謂天下無鬱金冤哉老醫曰未也薑亦有二種一曰薑黃蜀人稱黃薑一曰白薑白薑之根苗比黃薑更大下抽絲所結亦與鬱金不殊但色澤微白耳予因黃白二種同一製法黃者味極甘香美異常白者味淡無香及焙乾切片黃者則有金井玉闌望之煒〻有光而香更馥郁白者如枯櫱味加苦老醫曰此有毒不可用也今肆中牟利輙以白者充之又搗

黄薑汁入釜同煮則皮色硬黄故用欝金者須看有金井玉闌嚼之味香為上若外皮硬黄而肉白味苦者則白薑也古人遠所辯如是通雅述廣中言欝金似紅蕉本根即薑黄旁附即欝金形似蟬腹其言尚在疑似之間故詳録之

人遠又據老醫辯附子云附有二種曰川附曰西附本草云其根彷彿山芋皮黒體圓頂正底八角者良此川附也別有一種色白而小此西附也川附出成都彰明縣者為真然彰明産附之地不過数畝而羸数畝之外不能為良也今亂後自督撫将軍以下監司諸大僚瓜分其土種之限以墻牆後看守故亦稱墻附俱分遺貴人得至民間蓋亦寡矣俗貴底平頂正者皆西附

也墻附則底不必平頂不必正皮色黒細視之上有微毛其角
壘塊離奇此因法製後天然無造作故體圓矣小者或八九錢
大者或一兩五六錢皆可用若西附則純乎人功不具錄

孟子對齊宣王述夏諺云云予友俞太學思謙疑今也不然至為
諸侯憂皆夏諺之辭以其皆有韵也周孝廉勤補取其說入孟
子四攷

姚黄字黄容海寗郭溪人也少補博士弟子晚歸浮屠氏號曷菴
朱爾邁故友曷菴日和尚塔銘略云曷菴姓姚氏名黄初字一
夔祖父治生起家少倜儻有大志不屑屑一切也六經子史諸
書無不畢覽嘗遊學雲間從陳卧子徐闇公諸先生交倡和為

詩古文辭遠近藉藉有聲邑令林于野先生一見異之曷庵亦心識之為知已未幾留都之變作林棄官去曷庵泣数行下曰正人去國余將安仰决志從之其結褵甫二年方舉一女勿顧也跪請于母母許之間關数千里從林公于閩南者三年以白衣參侍多見信用丁亥七月林公死曷庵歸泣奔赴經紀其喪癸巳元日遂落白黄檗山更名性日字獨耀歸曷庵亦曰旦巖從其志也所與遊者嚴給諫甬之通吳高士子方楷林孝廉小漁勉林吏部孔碩之蕃茂才鄭爾政秉衡林思讓鍾爵陳季長震皆一時有志之士丙申思歸省其母以四月重至郭溪北堂宿草生妻去帷弱女已字于農家昆弟見而莫識乃掉頭去嗚

呼曷庵之志亦良苦矣余與曷庵交自辛丑春從趙子秋崖始猶憶蒼藓古栢之下一見恨晩久之語深爲相向泣從詩歌往返者凡五年乙巳余遊京師曷庵走四方余于途次作短詞懷之未寄也孰知曷庵竟先我而逝耶余方與趙子謀于董子思東將買龍山一芴地招曷庵之魂而葬其衣冠題其碑曰處士一夔姚子之墓一日者少燈元焰儼然造焉曰某曷公之弟子也曷公受法于金粟而某更受法于曷公已于某年月日親負其骨建塔于平陽之化鹿山以先生知吾師深請塔銘以賜不朽余惟曷庵之為人不必藉余文而傳然非余文不足以明曷庵之志曷庵之志則大矣惜乎當時無所用其才而委諸艸莽吾儒不能究其學而屬諸空門可勝悼哉云云 籌按曷庵所著

詩文集及編輯昔賢詩文疏稿甚夥略見予所輯海寧經籍備攷

子貢詩傳出于豐坊家前輩多不之信以為即坊所托沈耿巖嘗有子貢詩傳辨曰自来辨詩序升降異同鈎摘博證從未有據子貢詩傳以為言者詩傳出于明之中季廬陵郭相奎中丞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鍾鼎篆書古法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曠二千餘年之久經各代諸儒捜攷之勤從未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之家而後顯噫亦奇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淩濛初刻本所載李

本寧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似謬悠不足信而濛初云攷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既言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證寧或敢誣第秘府之藏往往淆襍失真正亦未可恃也然郭中丞李宗伯竝用博雅擅名豈其于聖賢經籍之文有不審真偽而姑為市異以眩世者哉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三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棄實則正在此十五國風之次諸儒据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為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詩傳合之往往有足以拄其舌而通其所未致思者吾故曰真偽去存之閒君子安可以

不愼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注若一而頗多異辭何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末止敎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于齊晉吴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大夫其采攬宏該如太史遷作史記集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文所能悉知而綴述者與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爲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言詩者别擇焉按耿嚴之爲此辯于詩傳之真贋蓋猶疑信參半至論凌濛初所云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遂疑國史既有載籍濛初必有確證云云殊不知凌所云國史經籍志乃焦弱侯所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當即豐坊之本耿

嚴豈未覩此書耶

古三墳書有宋毛漸正仲序故後人疑即漸所撰或又以為張商英然舊刻本有七名氏後序云傳曰河圖隱于周初三墳亡于幽厲洛書火于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于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簡斷脱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觀此是此書實出于唐末宋當即此人所造非毛漸亦非商英漸以元豐中得之泌陽民家而傳之好事耳然據後序謂是篆字而漸序則云墳乃古文傳乃隸書所說已自不同何也

閩何元子先生作周易訂詁徵引古經歸稱詳博然其中亦間有

訛舛如豐六二豐其蔀注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蓍按陸氏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席陸所云蓋鄭元薛虞也中經簿錄有子夏易傳薛虞記陸所引鄭薛非皆指虞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書久失傳且陸氏釋文未嘗引本朝人何氏何所依據抑偶記憶之誤耶

從來以傳國璽為至寶或為之啚或為之攷或藉以稀榮取媚指不勝屈偶讀元郝文忠公傳國璽論真可袪千古之惑撮其大略于此上古帝王所以立政傳信攷文議禮則有瑞玉章服節左契各為一代法製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所以為傳受而守之而莫敢

或置者在夫道而已矣至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將欲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又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為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為傳國璽于是重神器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為己有綰于周勃閎于霍光而奪于王莽挈于王憲專于更始上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劫于

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晋愍懷之難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晋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宋靖康之禍為金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經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于王覇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汚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

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豈可以亡國之寶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有金匱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最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為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寶一帝一王各為之寶不以為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其本云

朝廷之上尊君卑臣蓋自秦漢以來莫不皆然若周官所謂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禮已久不行獨明之思陵于時國事日紛宵旰憂勞嘗元旦御朝東向揖輔臣稱先生二時傳為未有之榮惟周挹齋退而不懌或詢其故

曰主上優禮逾格將來責備愈深矣噫此真奸臣之尤也哉

錢塘王昭平職方道焜少日踈達不羈工詩文書法師董香光兼善度曲天啟辛酉以房首獲雋揭曉前一夕集梨園演西廂院本方傅粉登場而賀者踵至曰待畢艸橋驚夢衆強促之不得已即服其冠履以赴鹿鳴時目為狂乙酉六月殉國難妾某氏本出樂籍亦殉死詳查樸園國壽錄

息嬀始末見于春秋左氏者詳矣按列女傳云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於

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子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然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而有所謂不言等事中壘父子皆崇左氏獨此異說蓋必有以知其誤歟予疑不言之息嬀當別是一人或嬀之弟姒而媵于息者實非夫人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云云予疑吳九州句似當在楚九州句上傳本誤倒其文耳乙之則辭義俱協且裴注引江表傳云皓見石文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

益可見其誤矣

宜興善權三洞東曰乾洞大水洞西曰小水洞々極穹窿窈窕如廈屋一泉自洞口流出其內深不可測大旱資以溉田可數千頃其上鍾乳下垂五色陸離點滴泉中琤琮作鐘磬音晝夜不絕洞口石極玲瓏刻昔人題名甚多其背即董山孫皓封禪山碑在焉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石室開皓移為大瑞當即此乾隆癸丑正月元日昧爽小水洞忽崩塌轂若震雷數十里內雞犬皆驚逸今僅存峭壁而泉亦幾堙昔人題字無一存者亦異事也

鍾發叙名調海甯諸生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十餘獨坐

其上以觀天星闇道機祥多驗又按杜氏通典之法欲求諸葛木牛遺制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斷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蓋亦一奇人也見張承之明經𥳑獲軒筆記

黍離疏釋昊天蒼天鄭既言爾疋不誤而又從歐陽尚書說鄭爾疋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疋與歐陽說同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汨減報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

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 衍平聲榛渠年切

詩豳風正義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時成王十歲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餘之人又居喪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肅以爲文王崩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三年成王年十三則庶乎近之

禹貢厥篚元纁鄭注書亂征曰篚厥元黃孔穎達詩鹿鳴疏謂篚厥元黃當在古文武成篇康成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用

孟春紀常籍田高誘注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藉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

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二家之注相同高注少一句似不
及蔡之明晰

資暇集云月令蔡邕云周公所作予按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鄭氏
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曰周公
作月令未通于古正義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然故王
肅用焉然則此語不始于伯喈也又馬季長乃康成受業之師
亦不得言俗人

詩由儀疏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
也又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
十餘矣所以録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自宋公賦新宮至孔

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亾之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有五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時年六十八矣然後正樂刪詩蓋自周初至宋公爲昭子賦新宮時六百餘歲而猶存自昭公至哀公僅三十餘年而詩遂佚此夫子所以有宋不足徵之歎與

易城復于隍先儒云隍城下池也古城池皆相連春秋時惟齊國有城而無池左傳文十八年齊懿公遊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據此則是齊城無池也懿爲桓子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而國有城無池是其所謂守在四裔者與

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一節宋本及舊本俱在後卷經襄公二十六年之前毛氏所刊注疏移居上卷二十五年傳之後非也

司馬法四井為一邑而亦有以一乘為一邑者襄二十七年衛公與免餘邑六十下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引論語百乘之家為說

左傳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吴延州來季子救陳勸子期以務德安民杜氏跡其年謂季氏時年九十餘矣孔穎達疏引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称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古人六十不服戎季子雖賢豈有

九十餘猶能將兵弄孫說近是設如其言季子亦可謂世濟其美矣

往年姑蘇重建渡僧橋得一石刻乃胡御璣書丹程郗林少府云御璣未識何時人亦無年月可攷

東陽山水記晉陳留阮裕公之弟妻劉氏伶之小女性愛山水渡隱于白陽山

王銍嘿記載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輙閉目云烟氣易以燭則云烟氣愈甚問宮中不燃燈耶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也此蓋好事者之所附會耳按賢愚因緣經檀弥離緣云王昇七寶殿弥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

床用紺流離更有妙床請王令坐弥離夫人荅言王來大喜但
王衣服有微烟氣令我泪出非是相憎王便問言今汝家内不
然火耶荅言不也王問曰以何爲食荅曰欲食之時百味飲食
自然在前王復問言冥暮之時以何爲明荅言用摩尼珠即使
閉户及諸窓牖出摩尼珠明逾晝日然記云云似脱胎于此
仲尼録詩次商頌于周魯之後非録商也盖録己之所自出也宋
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太師孔子正考甫七世孫也録詩既畢復取商頌五篇附于周
魯之後猶司馬遷作史記紀傳而後因以自序然噫聖人之旨
微矣

外舅魏氏洪濤先生祖塋在海鹽南門外平家橋側有石牌坊題云海寧衛世襲冠帶摠旗魏公墓餘不可識按王文祿海寧衛志職黃志云武職有公侯伯下指揮千百户視子男乃世襲指揮上有把摠都指揮叅將總兵都督乃流官不世襲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户有正有副有百户有試有冠帶總旗衛鎮撫視千户所鎮撫視百户指揮使曰昭勇同知曰懷遠僉事曰明威正千户曰武德副千户曰武畧爵俱將軍百户俱曰昭信校尉有開國功有靖難功有征蠻功有平寇功有下西洋功有海運功有開屯功云云魏公不知以何功得封其名亦不見于志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多本春秋左氏

傳占法直齋書録解題云又有繫詞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今
通志堂刊本中無之不知舊本猶有存者否

共陽叢筆卷之九

海寧　吳騫　槎客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故不見傳也右略見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敘錄易蜀才注十卷按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蜀才注易今多不傳惟李鼎祚集解中往往引其說

宋有兩王炎並孝宗朝進士一字晦叔婺源人初除著作郎至軍器監奉正大夫與朱子友善著讀易筆記十卷學者稱雙溪先

生其一爲四川宣撫加樞密使歴觀文殿大學士考亭與直卿書僞學之禁前此劉元秀薦王炎爲察官程篁墩以爲晦叔未嘗爲察官疑別指一王炎豈即爲樞密使者邪

揚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五年進士終天章閣待制長于易書春秋所著有易索蘊書九意陳后山云沛周郊以易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虞凱凱傳揚繪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按索蘊今世罕見其書唐荊川稗編中有繪論坤卦不言方一篇意即索蘊之文而書九意不知猶有存者否

吴梅村嘗輯春秋氏族志十八卷予觀其書所載亦不止春秋氏族凡在春秋得姓之後史傳有名者往往續載其後蓋不純乎

春秋之人也

海鹽秦駐山有梁碑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文多殘缺其可辨者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大古道深前王 埒炎昊美冠顓黃通靈七代敬摛高堂縱聖凝賢將 百 菴謌餘輝蜚聲萬祀右判史敬素立石碑已不存此見王文祿海寧衛志詳其文義似秦紀功德之碑而梁時重樹之也

世傳劉子五卷五十五篇袁孝政注謂是北齊劉晝孔昭著唐志劉子十卷以為劉勰著固非而孔昭之書昔人頗多疑其不真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如以世為代之類宋景濂獨取其清

神篇中萬人彎弧而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目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之語（亢倉子同）亦有所觸而云也

芝芳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色甚舊細視其書即世所傳之劉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僞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録有仙樂集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辭歌頌耳意者後人又以僞劉晝書託之處玄乎大令謂劉晝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

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清明

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閽羊不行有說孚曰羊言腹有羔將産然後就死乃留月餘果生子邑年樂天之姪也據此則周官辨鳥獸語之術唐人猶傳之

注爾疋之孫炎有二一魏人字叔然其一蓋唐時人不知其字邢昺爾疋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觀邢氏之說則此孫炎必非叔然矣疏中所引孫炎說蓋皆是叔然而非俗間之孫炎昺既斥爲淺近俗儒斷不復引其說以與叔然相亂故高璉亦無一語及之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魯僖公未嘗有此事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則明是周公事矣詩傳遺說乃云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處

從來善說詩者莫過於孟子而謂其不予細是何言與
王魯齋為詩辨說謂秦火而後詩無獨全之理意夫子已删去之
篇容有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復取以足三百篇之數而淫奔之
詩三十有二篇當俟有力者請於朝而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
穢云魯齋之學淵源出于何文定黄文肅二公本于考亭考亭
既不信小序而斥之魯齋并欲删詩亦可謂勇于自信者矣今
列其所摘三十二篇之目于左

野有死麕　靜女　桑中　氓　有狐　邱中有
麻　大車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
有扶蘇　籜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艸　溱洧　東方之日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王充之為論衡可謂辨矣至于謂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豈得為賢人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孔子時為大夫乘三馬何不貨兩馬以作椁乎昔孔子作士之時乘二馬尚脫一以賻舊館何重舊人之恩而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貪官仕乎此等議論尤為悖理馬總頗採之入意林其繆哉安在
晉孫毓嘗著毛詩同異評十卷春秋賈服異同略
卷按陸氏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書經籍

志詩類云長沙太守人孫毓集六卷云汝南太守毓乃武帝咸寧間人所著今皆不傳惟孔頴達毛詩正義中引毓詩評頗多毓又有成敗志三卷亦不傳馬總意林存其二條云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又云察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察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察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錢愻登亭語云崑山顧未齋閣老鼎臣子孫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后領鄉薦雖貴介不尚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齋太守時禁漁戸入海網黄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桌上動之恒齋視如汚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

如此亦云難矣

骨牌之製不知實始何時陳乾初先生嘗爲骨牌頌云千古文奇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羲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主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芳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爲大同無成之成乃爲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大學致知物格脩身等語漢人多不甚說惟淮南子曰格致脩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

陳乾初先生作大學辨謂大學宜還之戴記又祭告山陰先生文曰茲書非古大學非經若謂此本山陰先生之意然予觀山陰先生書中無一處不尊崇大學之旨至詔其子以讀書之法則曰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云云恐山陰先生實未嘗有此意

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即文如筋開封府印文尤麤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予得宋十都虞候朱記端拱二年鑄其文瘦勁如絲蓋宋初猶沿唐制又得南宋招撫使印則粗頑與後時官印無異矣

印

孔穎達曰皇甫侃傳禮經是末落不歸其本

鄭氏詩譜序一篇文獻通考曰或云此序宋均作子按唐劉子元上孝經注議辨孝經可疑者十二條內有云宋均於詩譜序云先師則均是傳業弟子也今詩譜序中並不見有先師二字然則均別有詩譜序耶

明葉培恕序王平仲周禮刪翼云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

嚴氏詩緝大明篇引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按鄭語作前莘後河）韋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

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關之可也按太任乃有莘國女據此則莘國當在洽渭之間又因學紀聞云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據深寧此說則莘字乃傳刻之誤非韋注之失也今鄭氏詩譜亦作依疇歷華與史記注合

歐陽公作詩本義自謂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爾然鄭夾漈論歐公深析鄭學以為多喜改字如吉蠲為饎鄭以吉為圭吉圭為饎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以襮為綃素衣朱綃則

齊詩之言也其耕澤〻鄭以澤爲釋其耕釋〻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以舟爲周〻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煽方處鄭以艷爲閻〻妻煽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鄭改字初未嘗出于臆見然則永叔之才鄭氏正坐只究康成一家之學而未及博求他說故爾

古文尚書晉人皆以爲至東晉始出近程廷祚晚書訂疑謂晉至劉宋方顯按金仁山尚書表注序云至蕭齊始傳蕭梁始行

碩亭林旅中隨筆云關公唐以前未之有聞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公云迨家以鹽池一事關公遂著威靈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于漢季爲

黃巾妖賊關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符令使其僞耶則當顯戮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關公也

黃氏日抄云薛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進理宗以上皆日抄之言觀此知武庚祿父之背周亦未為不避惜不能修德以光復舊業併欲求如有扈南巢之國而依之且不可得也

明黃之璧自稱閉關潛夫嘗有贈陳廣野太常詩云雞林鹿死為誰降歲晏懷君不陽邪東國詞華已寡二兩京諫學況無雙抱書閣上觀滄海泚筆臨池賦大江聞道元龍高臥好披帷容與對南牎詩甚工穩明詩綜不錄一首豈集皆散失與

蔡允恭仕後梁為著作佐郎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復入隋唐著後梁春秋今亡明姚士粦復撰後梁春秋二卷世多傳之

近黃小松司馬拓得郭巨石室畫像前已見或謂即北齊隴東王胡長仁感孝頌然但有畫像而未見有所謂頌者按趙德甫跋感孝頌云齊州平陰山頂有古冢隧道尚存塞其後而空其前頪杜預所見邢山鄭大夫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

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水經謂之孝子堂隴東訪之耆舊以爲郭巨墓此段亦見隸續　觀此言蓋長仁見此畫像以訪耆老知爲郭巨之墓後人誤指石室畫像爲隴東王感孝頌者似皆失于深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隴東王感孝頌今在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曰孝子而名

今里俗細人每有阿某之稱考漢韓勑後碑所列名姓有徐阿道徐阿猎吴阿槵徐阿仍吴阿歐吴阿緩吴阿甪諸人蓋漢時已如此

嘗得方林宗瑑天一墨每笏重四兩形如牛舌旁署太監陳熷監製攷明史宦官傳陳熷萬歷中爲永稅太監貪横不法後以事伏誅此蓋當時貢墨製作頗精好邢子愿墨談云向見江南奉

使大璫製進御墨多龍紋香翠塗金屑珠色奪朝曦蒸溢九竅正如內法醞釀郁饒舌然之清遠邢所論蓋指此種然林宗名手終非近日墨工所能企及也

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竊按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為義而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據此是扈不第夏同姓國且亦禹之子矣日抄又以為扈至湯伐桀始來臣而淮南注曰啓亡之亡之之者蓋絕之非滅其國也此亦見啟親親之義也

方密之通雅號為詳博然亦有失于深攷者如器用門辨函縉云憕今作幀陸放翁有跋函橙作橙考渭南集跋函橙云余罷偶展此軸摩挲久之覺指爪皆香計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是陸所跋者寔是函橙而牽合作橙類于竹格著絹之屬何耶閻潛邱多不滿藥地殆謂此類歟

往在吳門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闡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自序謂在毛氏授經奏叔斧季兄弟為闡發經義者此書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後奏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邱宋漫堂撫吳日嘗遊虞山登汲古閣留信宿偏觀藏書見闡秘擊節嘆賞欲捐俸為刻之黼季以其師所秘授不忍割愛卒不果

從誠其後人當什襲珍護時康熙辛卯歲也補李跋後又有休寧令虞山丁斌跋稱為程生而題程未詳何人蓋此書毛氏散出又歸于休寧之程也

硤石有人夜宿逆旅值大雨夢一人冠矮烏巾面濶丈餘眉两道色青而赤細視之皆蜈蚣雙目則赤鏈蛇也掣其人出戶外俄而室內墻崩床塌悉成虀粉始知所夢見蓋墻神也周松靄說

予嘗從倪氏六十四硯齋所藏宋刻淵明集摹列靖節墓圖及祠堂圖祠旁餘地皆有畝數按宋曾達臣敏行獨醒雜志云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父為之記祠前橫小溪之

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為常集中所刻淵明祠圖豈即宣和時所建乎

臨平山宋時有窣堵波東坡詞所謂不見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東來送客行是也蔡京祖墓在山今亦無攷昔方臘作亂攻陷婺歙等州嘗入錢塘褫燈還人發掘蔡氏祖墓露其骸骨則臨平之墓殆亦毀于方臘耶

尖陽叢筆卷之十

海寧 吳騫 槎客

孔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趙注以為陳侯名周郝楚望駁之云攷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即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即忠也黄太冲孟子師説取之云但郝氏言貞子先在宋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為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叙宋之官

名亦無謂也

古文尚書序全不似西漢文字且字〻周到如今人作呈狀惟恐露一間隙為人所指駁者此豈出于子國之手哉至後云奉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而又曰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安國既奉詔作傳則書成當即奏上亦豈有因他事而併廢此詔耶此皆於理上說不去

祝文彥閒見卮言石門勞卷星家有鐵蕉樹幹高不過四五尺而層〻剝囓若蠹蝕冬葉如鳳尾草以手拂之堅勁欲刺不敢近須時〻以鐵釘密揷其幹月餘則銷蝕殆盡一次需鐵十餘斤後其家貧不能具鐵蕉乃枯萎垂絶鐵蕉產滇中五行金克木

今木乃克金此反克之義也

又曰永樂大典勅儒臣胡廣王洪等所編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因卷帙浩繁未得刻板止有寫本於文樓安貯嘉靖間火幸未至災閣臣徐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竣日用官生一百八名每名日抄三頁古今書之大部無出于此者八百七十卷韵石斋筆談作八百七卷

義經十一翼異明慈谿傳文兆著分太初易古周易玩詞觀變觀象玩占等篇推明古易序次辨論漢儒亂易根因為學者所推

卮言謂唐書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丁當是个字之訛本意謂兩石弓不如一个字也續世說亦曾辨之

銀河棹六壬書也不見于經籍志或以爲劉伯溫著予嘗見其書率淺鄙不經疑非真本按閱見危言余少館友人家見有抄本術書今忘其名其中天文地理飛昇黄白以至行兵刼陣及取物呪人之事無所不具友人篤信之值世亂欲藉以倡事不成而死今此書不知落在何處因思劉誠意當年得銀河棹一書亦大約相似所以江南卜者用爲課命之秘劉得此遂爲行兵之機据此則非誠意所著可知已

楓窻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小額髻撑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今武林俗尚有此風蓋猶沿東京遺風歟

宋理宗朝閻貴妃攢所在顯慈集慶寺載咸淳臨安志按寺在西湖九里松淳祐中勑建今杭城盐橋人家後圃有古塚或云閻妃墓且時見靚粧婦人豈别一閻妃耶閻妃在理宗朝寵擅一時山房隨筆及隨隠漫抄錢塘遺事中俱有其事

海盐金粟寺法堂有獨桑鼓相傳孫吴時戰鼓也近人頗著于題咏予細察之殊不似千五六百年物疑未可信昔錢武肅王嘗過金粟寺留連道場或者曽捨此鼓于寺後人傳訛以吴越爲東吴未可知耳

明馬后嘗以銅床炙死碩妃吴越錢元珦驕縱不法用鉄床炙属吏臭滿城郭兇人作事大都有所本故君子惡夫始作俑者碩妃

見南京太常寺志

乾隆初年海寧南門外有海馬二乘潮而至潮退遊于沙岸色黃而赭風鬃霧鬣神駿超卓異于凡馬有時戲于浪中出沒如遊龍觀者日數千人或投以瓦礫然終莫能近旬餘始去昔徐鉉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掣韁却立鉉遣信咨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斲土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朱文公至臨安嘗寓于李博士橋按在今中河與棚橋才勝橋相近李博士名性傳字曰成之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寧宗

嘉定四年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同進遷武學博士寓居于此以修武志故名其巷曰武志橋曰博士橋嵗久圮

國朝康熙中重建

人家墻壁間有蟲不見其形聲隱隱如以筯頭叩几案一呼吸間常十餘聲移時不絕此殆所謂窃蟲也按封演聞見記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見可俗人以其難見稱窃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床壁窗户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注朝貶賀州作窃蟲賦比之鬼蜮似都不識此蟲

寉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
鄉里所産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
益公〻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板笋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
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上爲之一笑羅以爲四
者皆海鮮也余亦浙人生長海濵至今不知此四者爲何物當
俟博聞者而叩之
王梅溪嘗上疏劾史浩世傳荆釵記乃浩門客所作以蠛龜齡不
知然否予嘗觀螢雪叢說云金人有致祭仁宗皇后文楊大年
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片雲閬苑一團雪䌖
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

廟大喜今荆叙癸江亦有是語如果史氏客所為則非特名節所關且欲陥夫人于大逆其意亦甚酷哉

世以靈飛經為鍾可大書此因董文敏所定也金壇王蒻林云是唐経生手筆其言曰靈飛経自宋元来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於時董思白潑愛此書以為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経必縱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敘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歸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経書三弥底論于淮陰與此書字形筆法毫髮無異其非可大書無疑可大人固無取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来無敢有異論故特正其謬據蒻林所謂唐経生書雖亦出于臆度之辞然吾鄉陳

氏刻渤海藏真帖中靈飛經亙刻鍾紹京書則亦秉闕疑之道
矣
宋鄞袁文作甕牖閑評中駁洪慶善解論語云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〻必改作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
以春秋不書知之也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
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作長府矣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
失之予謂魯人作長府蓋魯人見長府或偶有傾頹遂欲撤而
更新之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勸其不若就現在規模稍為修
治所謂繕完葺牆而已魯人亦未嘗因閔子一言而竟棄長府
于不顧又安見昭公倉卒避亂必居改作之長府而不居仍舊

貫之長府耶又按長府本魯藏名魯雖空乏當不至并府藏之所皆無之閔子之告以何必改作亦是貴德而賤貨之意袁氏云云殊昧本旨

續筆

昔人云艸食押不蘆雖死亢不死押不蘆古本艸所不載按志雅堂雜抄回々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蘆生于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熿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々法則先開大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首則繫于大犬之足用杖打犬々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此氣即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而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

熿疑獷

疑以制其性或性字乃用之訛

柁能刳腸滌臟治疾者皆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白廷玉聞之盧松厓云

吾邑陳樹屏（子蕃）藏銀爵五傳為仁和沈開平太史故物太史名筠康熙己未以庶常舉鴻博除編修值其父遴翁生日同年共製銀爵以介壽每一爵中鐫四人姓名施閏章尤侗彭孫遹袁佑為一爵秦松齡汪楫朱彝尊沈珩為一爵李來泰毛奇齡錢中諧黎騫為一爵方象瑛龍燮周慶曾龐塏為一爵曹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為一爵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巨高祠部嵩為太史壻當時以充奩具物餘惜無攷矣爵皆有冊製極

精雅樹屏珍之與商周彝鼎等周芑兮大令春嘗倩工繢圖而歌咏之騫與陳嵌貞萊孝俞秉淵思謙沈呂黃開勳陳仲魚鱣俞雲章寶華及樹屏並有作頌為好事所傳謂之詞科餘韻云

昔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甚超兼好綱羅遺事軼聞搜剔名蹟古器多所表著平居睹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盡所蘊而其援据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為學者攷證之資是本甫出鈔胥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曰其中論詩諸條已載琴經樓詩話故此書未即付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親故中雅有餘慕數數訪求遺緒向漳索觀焉竊慨所存撰著未刊行者猶十有餘種漳卒卒未暇徧讀先取是編畧校亥豕將重為寫定以應索觀遺著者謹書數語於後聊志執硯之感云爾道光丙申歲九

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

丙辰仲夏偕笈並湘淵丈雁峯既蘅先生寄
稿來詩録卷中重見別録話條攸丈以蘀
翁識之謂亟付剞劂克日蔵事也鄙意以
先生既剞松祖樓詩譜挑灯夜讀學世校
已浸佚而印本又僅詩龕少不思割愛盍堂
録之以例原本之舊云

後學徐鵬記

原本一瓶未與久留篋中今藏讀禮齋居杜門多暇乃復勘對一過并以舊圖照補之

丁巳莫春游藝又記